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六

哀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直書之者以
示改法重賦

疏

注直書
至重賦

正義曰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爲賦令之出牛馬也依
實直書之以示改常法重賦欽成元年作丘甲甲是造作
之物故言作馬牛賦稅以充之非造作之物且
提其賦不識其作故書用言舊不用而今用之

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

魯人諱嬰同姓謂之孟
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疏

注魯人至
順時正

義曰論語云君要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
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

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公會吳于橐臯

橐臯在淮

南遂道 秋公會衛侯宋皇瑒于鄆

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

南有發 疏 注鄆發陽也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孟武伯

疏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發陽

之役衛石魋指此會也知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

鄭即發陽一地二名也

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

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十一月九

月之初尚溫
故得有姦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終前年事

夏五月昭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諱娶同姓故謂

之孟子若宋女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

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不反哭

故不言葬小君

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

孔子與弔

適季氏季氏不綯放經而拜

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綯喪冠也孔子

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

疏

注諱娶至宋女正義曰諱娶同姓不得謂之吳女宋是

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妃謂之孟子今亦稱孟子者全改其本若言此夫人是宋國之長女也釋例曰經書孟子

卒傳言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爲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傳因而弗革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爲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稱吳長女既不異於同姓且娶同姓長之與少未聞其異無所爲別也

注反哭至人喪

正義曰禮既葬日中自墓

反虞於正寤所謂反哭於寢反哭者是夫人之正禮也季氏以同姓之故不成其夫人之喪不爲反哭故不書葬所以懲巨子之過也釋例曰若昭之孟子者以同姓爲關生革其姓過而知悔也然吳之大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所諱在於名義而已居夫人之位籍小君之尊已三世矣季氏當國而不爲之服至今仲尼釋己之經國朝不成其喪以世適夫人不書於策此季氏之吝也杜言不書於策謂不以夫人之禮書於經也

注孔子至節制

正義曰杜以

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始老者謂始致事也劉炫云魯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諱之子貢讖云生不能用則是哀

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語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又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弔若哀公全不能用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符同劉以爲不仕哀朝以規杜過非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臣爲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纁以至於成服纁以代吉冠故以纁爲喪冠也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傳言適季氏謂適季氏哭位故杜言往弔謂就其哭位也季孫旣不服喪二子不得哭弔服故去纁從主節制也大夫之弔服弁經鄭玄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經經大如纁之經纁而不以

也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立云喪賓
不答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經而拜
者記言喪賓不答拜謂喪王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
主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

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卽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

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贊明神言以結

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爲苟有盟

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

不尋盟吳衛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

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

子羽衛大夫

子羽曰吳方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

無道

子木衛大夫

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

道猶足以患衛

為衛患也

往也長木之斃無不

標也

標擊

國狗之瘳無不噬也

瘳疢也噬齧也

而況大

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

盟

盟不書畏吳竊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

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

生物以相辭也

各以禮相辭讓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

其君舍以難之

難苦困也

子盍見大宰乃請束

錦以行

以賂吳

語及衛故

若本不爲衛請者

大宰詒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

止執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

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

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

墮黨而崇讎也

墮毀也

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

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

子之公孫彌牟

曰君

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

之固矣

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疏

注尋重也寒歇也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

正義曰

玄云尋溫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溫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爲重傳

意言若可重溫使熱亦可歇之使寒故言寒歇不訓寒爲歇也 長木至啞也 正義曰長木喻吳國大也狗瘦喻

吳失道也國狗猶家狗言家畜狂狗必齧人也

注盟

不至竊盟

正義曰畏吳竊盟恐吳知之故不敢書於策

也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云云盟於蜀傳曰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彼以畏晉竊盟故諸侯之卿皆貶而稱人此亦畏吳竊盟宜應貶此三國經遂沒而不書者彼以晉是盟主諸侯不應背晉故貶諸侯之卿以成晉爲霸主此吳以夷禮自處不合主諸侯之盟故與吳盟者悉皆不書是不與吳爲盟主也既不與吳則三國私盟於義可許不合貶責但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得書之耳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而貶其卿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疆大始於會鄆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顯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齊

三國私盟可許故無取文是其說也杜吉三會三伐三盟者七年會于鄆十二年會于橐皋十三年會于黃池是三會也八年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是三伐也七年傳云夏盟于鄆衍八年傳云吳入盟而還十三年傳云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是三盟也注侯伯至生物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侯伯爲主則諸侯之從已者皆爲賓致禮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當歸生物於賓禮牲生曰籛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傳言吳不行禮於衛衛非地主

冬十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

蟄蟲者畢

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

疏

注猶西至之備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

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司燧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是夏九月也經書十二月則是夏十月歷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爲十月釋例長歷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益故季孫怪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尚可有益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復益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隙地

曰彌作

頃丘玉暢蟲戈錫

凡六

子產與宋人爲成

曰勿有是

之俱弃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

在定十五年

鄭人爲之城邑弋錫

城以處平元之族

九月宋

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

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

此事經在十二月盡上今倒在下更

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肯齊同

疏

注此事至齊同正義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

丘明不以爲義例故使文不齊同劉焯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今知不然

者案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午乃云冬趙盾爲旌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在日而無月

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彼既無倒本其事與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之下明

傳因簡續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爲例若以倒叙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例叙事爲後年張本者唯道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而規杜過非也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

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

故史承而書之**疏**注夫差至書之正義曰七年會吳于鄭十二年會吳于橐臯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

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爲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王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是其去僭號也於此會去王號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

楚公子申帥師

伐陳

無傳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

無傳

晉魏曼

多帥師侵衛

無傳

葬許元公

無傳

九月螽

無傳書災

冬

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

次
疏

注平旦至之次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杜用彼說衆星皆沒

故不言所在之次

盜殺陳夏區夫

無傳稱盜非大夫

十有二月

螽

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救前年圍品師鄭子賸

使徇曰得栢魍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

師于品獲成謹郤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虛空

之名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

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得之不與會也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

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

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

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曰吾父之旗也

彌庸父爲越所獲故
姑蔑人得其旌旗

不可以見讎

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

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屬會也

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

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

孫彌庸壽於妣

地中故
不獲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

于王王惡其聞也

惡諸侯
聞之

自剄七人於幕下

以絕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

爭歃血
先後

吳人

曰於周室我爲長

吳爲大伯
後故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

我爲伯

伯爲侯

趙鞅呼司馬寅

寅晉大夫

曰日盱

矣

也肝晚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

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

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墨氣色下

今吳王

有墨國勝乎

國爲敵所勝

天子死乎且夷德輕不

忍久請少待之

少待無與爭

乃先晉人

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伯王官伯侯牧方伯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伯諸侯長

自王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

半邾三百乘

而如邾以事晉

如邾六百乘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謂景伯
欺之

將囚

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村景伯名

將以

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

牖

戶牖陳留外黃縣
西北東昏城是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

有職於
祭事

自襄以來未之改也

魯襄公

若不

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
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

以是
惑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

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

適

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

公孫有山氏

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繫兮

余無所繫之

索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

旨酒一盛兮

余與褐之父睨之

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

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

庚癸乎則諾

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食湯

所以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以宋不

故言吳
子悼或

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夕吳及越平

終伍負
之言

疏

趙鞅至知也正義曰如
此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

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鞅利王孫雄先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為吳王設計布陳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袍鳴鼓三軍皆譟聲動天地於是晉軍大駭乃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請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注二臣鞅與寅正義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國事故以二臣為鞅與寅也劉炫以為吳晉二臣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寅也鞅既不共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為吳晉之臣劉以為吳晉之臣而規杜氏非也建鼓正義曰建立也立鼓擊之與戰

也大射禮云建鼓在阼階西鄭玄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
戴之樹之跗也彼謂立之於地所謂般人撞鼓與此別也
反曰至死乎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董褐既致命乃告
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適子死不然
則國有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說與此
傳小異 乃先晉人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歆
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
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
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
或可曲筆直己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玄云不
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凡有
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
可強合也 王合至於伯 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
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
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當如康王之

誥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於王也計當
盡帥諸侯獨言帥侯牧者舉尊而言其實盡帥之也伯合
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於伯也亦
當盡帥在會諸侯獨云子男舉小為言其實亦見在會者
盡帥以見伯也 故敝至伯也 正義曰言共職貢於吳

有豐於晉無有不及晉時以吳為伯故也 魯賦至事晉

正義曰七年使茅夷鴻請救於吳云魯賦八百乘君之貳
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今魯賦八百乘以貢於吳以吳
為伯故也吳今帥魯以見於晉則吳為州牧魯為子男晉
成伯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邾以吳為伯故也魯既
以晉為伯吳為牧牧卑於伯則將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
而如邾六百乘以事於晉也 魯將至而畢 正義曰七

月辛丑盟囚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
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

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注一成

至得飲 正義曰酒盛於器故謂一器為一盛說文云

邪視也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
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也言我與彼
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己之乏食也對曰
至則諾正義曰食以稻梁爲貴故以梁表精若求梁米

之飯則無矣麤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
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爲私期也庚在西方
穀以秋孰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
言欲致飯并致飲也土地名首山闕不知其處當在吳所
營軍之旁吳及越平正義曰言吳不能

報越求與之平終伍負所謂三年始弱也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
瑞也時無明王出而

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
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
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
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疏

注麟者至曰
獲正義曰

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麋麇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麇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舍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窞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麒麟獸從鹿其聲麟大牡鹿也從鹿聲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言麟為聖王之嘉瑞也此時無明王麟出無所應也出而遇獲失其所以歸也夫以靈瑞之物輒軻若是聖人見此能無感乎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言無所用與麟相類故為感也仲尼見此獲麟於是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教若能用此道則周室中興故謂春秋為中興之教也春秋編年之書不待年終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本

以所感而作故所以用此爲終也釋天云冬獵爲狩周之
來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
狩于檉檉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
是虞人賤官自脩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古氏此狩
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傳稱狩于大野大野之
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刊也杜以
獲麟之義唯此而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端公羊傳曰有以
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
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
周士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疆秦項交戰然後
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故爲之隕泣麟者太平之
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無王
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爲靈命何大遠乎言
既不經事無所據苟使時世妄爲虛誕故杜氏序云至於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然晚其虛誕鄙其妖妄故

無所取之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
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
麟來而爲孔子瑞也秦德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
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慎稱劉向尹
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異不得復
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爲脩母致子不如立言
之說密也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
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成而至取龍爲
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爲水物以其育於水
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
矣子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
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麟若應孔子
而來著書無空不述何乃經傳群籍了
爾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

小邾射以句

釋來奔

射小邾大夫句釋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
不在三邾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

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

疏

注射小至之經 正義自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

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爲三叛人不通數此爲四叛人者以春秋之經止於獲麟獲麟以上褒貶是仲尼之意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若然魯史書此舊與彼同則竊地顯名史先然矣而昭三卜一年傳盛論書三叛人名懲不義也其善志也杜言書曰故書皆是仲尼新意案此類彼則彼是舊文言新意者仲尼所脩有因有革因者雖是仲尼因舊舊合仲尼之心因而不改即是新意所以彼傳歸功脩者謂之善志爲傳所以脩之既定乃成爲善也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是其說也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事者自此以

下至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仲尼所脩脩此記也此上仲尼脩記此下是其本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宋弁錄魯之舊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記仲尼卒之月日示後人使知之耳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是魯之舊史耳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疏

陳恒執其君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亦先執後弑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被不告且此非孔子所脩不可以為例也庚戌叔還卒

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

食之

無傳

陳宗賢出奔楚

無傳

宋向魍入于曹

以叛

曹宋邑

莒子狂卒

無傳

六月宋向魍自曹

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子舒

州 **疏**

齊人弑其君壬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之罪也發凡言例是

周公舊典此魯史不書陳恒之名蓋極凡例以齊君無道故

秋晉趙鞅帥師伐

衛

無傳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賢自

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無傳

陳轅買出奔楚

無傳 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

讖

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

鉏商獲麟

大野在高平鉏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爲不祥

以賜虞人

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澤之官

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疏

注大野至商名以正義曰巨湖大也由其

旁有大澤故隱以鉅野爲名其澤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
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
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
方故著於西也此舉實存魯西舊史因書西耳仲尼不
改舊史何以得示已意若其本實東狩仲尼不得輒改爲
西以已意之所示妄改魯之狩處雖則「愚知其不可豈
有斯人而爲斯事以此立說何妄之甚杜以車子連文爲
將車之子故爲然者鉅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
氏之車子曰子鉅商王肅云車子將車者也子姓鉅商名
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子士微者也子姓鉅商名以子爲
姓與杜異以爲至虞以正義曰家語云子鉅商采薪
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
於郭外使人告於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肅云傳
曰得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鉅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傳

曰以賜虞人此云棄之於郭外棄之於郭外所以然肅意欲成彼家語今與經傳符同故強爲之辭要其文正乖不可合也今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以賜虞

受之矣棄之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

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一

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釋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則公羊之意當時實無狩者爲大麟而稱狩也家語雖出孔家乃是後世所錄取公羊之說節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注言魯至

獲麟正義曰若舉國不識則無由得書傳說仲尼觀之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

之曰麟明麟爲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

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

以仲尼名之即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季

氏之墳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

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

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
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

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濟成也

疏

使子至弗能正義曰季孫之意以

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言是其重子路過於一國子路當以爲榮不宜耻與言約子路之意魯伐小邾

非己能禁將令已言不信不可與射約也又射是竊地叛
臣臣之罪惡者也而子路與之相要便是以射為義耻與
不義交好故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辭不能也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
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

之驟顧諸朝

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執言於公

夫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

子我夕

夕視事

陳逆殺人逢之

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

遂執以入

執逆至朝

陳氏方睦

欲謀齊國故宗族和

使疾而

遺之潘沐備酒肉焉

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

宗

失陳逆懼其反
為患故盟之

初陳豹欲為子我臣

豹亦陳
大夫

使公孫言已

言已介
達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

既終
喪也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

肩背
僂

望視

目望
陽

事君子必得志

得君
于意

欲為子臣吾憚其為

人也

恐多
詐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

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於陳氏矣

言己跡遠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遠不從也何

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

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

夏五月

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

安麻丘子意敖子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子我在幄

幄帳也聽政之處

出逆

之遂入閉門

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

侍人禦之

子我侍人子

行殺侍人

素在內故得殺之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

成子遷諸寢

徙公使居正寢

公執戈將擊之

疑其欲作亂

大

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言將為公除害

成子

出舍于庫

以公怒故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

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

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陳

宗

言陳氏宗族衆多

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言子若欲出我必殺

子明如

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

闈官中

門公門也

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彘中

適豐丘

彘中狹路豐丘陳氏邑

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

郭關

齊關名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子方子我臣

陳逆

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子方取道
中行人車

及彫

衆知而東之

知其矯命奪
車逐使東

出雍門

齊城
門也

陳豹

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

之士

傳言陳
氏務施

東郭賈奔衛

賈即
子方

庚辰陳恒執

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悔不
誅陳

疏

盟諸陳於陳宗

正義曰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
子也盡集陳氏宗族就成子家盟也

注成子至

一乘

正義曰案世本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

穆子安廩丘子鑿茲芒子盈惠子得

誰非陳宗 正義

曰子行稱國內之人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力足成
事何爲畏子我欲出奔 所不至陳宗 正義曰子行處

其必出故以殺子懼之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
由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勸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
陳宗先祖鬼神也 注闢官至門也 正義曰釋官云官

中之門謂之闢孫炎曰官中相通小門也成子在公官內
知大門公門也計闢在宮內必是得入大門乃得至闢今

言攻闢與大門皆不勝者公官非上一門蓋
幾別門而入兵得至闢故與大門並攻也 宋桓魋之

寵害於公 恃寵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

討之 夫人景公母也數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

享飲故因請討之 公曰不可薄宗

薄宗

鞏向魋邑薄公邑欲因
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

邑也

宗廟所在

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

憍喜於受賜

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

甲兵之備

公知之告皇

野曰余長雉也

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

今將禍余請即

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

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左師向雉兄何巢也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

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

奏樂

公曰可矣以乘

車往曰迹人來告

主迹禽獸者

曰逢澤有介麋

焉

地理志言遼澤在營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

公曰雖魑未來得

左師吾與之田若何

呈野稱公命

君憚告子

難以游戲頗大

野曰嘗私焉

嘗試也

君欲速故以乘車逆

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

君與之言

使公與要誓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

有先君

言雖誅魑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對曰魑之不共宋

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

瑞符節以

以命其徒攻桓氏

桓氏向魑

其父兄故臣曰

發兵

不可

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

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

攻之子頌騁而告相司馬

子頌桓魋弟相司馬即魋也

司

馬欲入

入攻君

子車止之

車亦魋弟

曰不能事君而

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

曹以叛

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

質大夫以入焉

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

不能亦

入于曹取質

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魋曰不可

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

之

舍曹子第

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

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

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

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

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

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

之

公文氏衛大夫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

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

示不與
雖同

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

諸丘輿

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疏

注主
迹禽

獸者正義曰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今焉鄭玄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注地理至大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土地名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

里非輕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蓋於宋都之旁別有近地名逢澤也介大也釋詁文案方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

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麋若迹人止告一麋不應公喚

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非也注瑞符節以發兵正義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

以治兵守鄭衆云牙璋璋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也彼用牙璋天子之法諸侯於其封內亦自以瑞發兵其物無文以言之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子

舒州

主簡公也

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

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

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言

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

疏

孔丘至告人正義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

而朝此云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公曰子告季
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
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
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
告故傳無文也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

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

圉畜養也成孟氏邑

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

病不圉馬焉

病謂民貧困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

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

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

免哭于衢聽共弗許

請聽命共使

懼不歸

不敢歸成

為明年
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

無平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

雩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

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

城輸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

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

楚所

及良而卒

良吳地

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於

棺造於朝介將命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

之不時無乃廩然墮大夫之尸

廩然傾動貌

以重

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

蓋陳大夫貞子

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

荐重也滅

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

備猶副也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隊絕世于良

絕世

猶言奔世廢日共積

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殞歛所積聚之用

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

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

尸將事之禮

朝聘道死以尸行事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

禮

禮所聘之喪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

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

謂主

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

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

之

傳言芋尹蓋知禮

疏

注聘禮至將命正義曰聘禮文也服虔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禮稱既

歛於棺傳言將以尸入者記言對文耳散則可以通隱元年傳曰贈死不及尸注云尸未葬之通稱也案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若甲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聘禮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以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鄭注云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折之杜以傳有以足

將事故引聘禮於棺造於朝介將命以釋之其責自子
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 於是至之禮 正義曰上

注所引者是聘賓終以尸將事之禮聘禮又云聘遣喪入
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凡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是
聘而遭喪之禮也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
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 秋齊

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
兄子玉也

過衛仲由見之

仲由
子路曰

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
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

也

饗受
也

若善魯以行時不亦可乎何必惡

焉

仲由事孔子
故爲魯言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弟

弟成子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

爲介見公孫成

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

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

乎

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喪宗

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

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傳言仲尼

之徒皆忠於魯國

陳成子館客

使景伯子執就館

曰寡君使伯

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

景

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

人伐衛

在定八年

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

百

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

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

杏以南書社五百

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

吳人加敝

邑以亂

在八年

齊因其病取讎與闡

亦在八年寡

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病其言也

公孫宿以

其兵甲入于羸

羸齊邑

疏

曰人至不寒乎

正義曰人皆臣人謂凡人

臣事於人當一心事上今公孫成而有背人之心謂背無
適齊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哉
必效子而爲叛哉故杜云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

之姊生悝

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

孔氏之賢渾良夫

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

大子在戚

孔姬使之焉

使良夫詣大子所

大子與之言曰苟使

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

三死罪

與之盟爲請於伯姬

良夫爲大子請

閏月良夫

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

圃

昏二人蒙

衣而乘

二人大夫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

寺人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

自稱昏姻家妾

遂

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夫

與五人介與黻從之

介被甲與服麻欲以盟

迫孔慍於

廁強盟之

孔氏專政故劫孔慍欲令逐輒

遂劫以登臺樂寧

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

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

行爵食炙奉衛

僕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子羔衛大夫高柴孔

子弟子將出奔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

且欲至門子

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

季子曰食

焉不辟其難

謂食孔氏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

公孫敢門焉

守門曰無入爲也

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

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

其祿必救其患有使有出入

因門闕而入

曰大

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

言己必繼孔惺爲難於大

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

二子蒯賁也黨敵當也

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

死矣孔悝立莊公

莊公蒯賁也

莊公害故政欲盡

去之

故政輒之臣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

外矣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

伐公不果

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疏

與殺正義曰殺是豕之牡者傳稱諸侯盟

誰執牛耳則盟當用牛此用豕者鄭玄云人君用牛伯姬
迫孔悝以羶下人君耳然則蒯賁自謀取國寧復降下人

君於時迫促課得牲耳牲不滿牛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盟隨人此及明年大子疾與椒爲

盟皆臨時偏切難以禮論也

注季子至邑宰

正義曰

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字季故呼爲季子也使告季子則

季子在外下云食焉不辟其難是食孔氏之祿故知爲孔氏邑宰 召獲至食炙 正義曰丘明爲傳雖詳於當時

而此大頌碎計樂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二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子羔

至其難 正義曰子羔謂季子將欲殺君故言政不及己不當踐其難季子欲救孔悝故言食其祿焉不辟其難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

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書此春皆從告

二月衛子

還成出奔宋

成即瞞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仲尼既也

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哀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

五月十二日

疏

注仲尼至有誤正義曰魯臣見為卿乃書其卒致事而卒猶尚不書仲尼書

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耳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卒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歷校之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者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為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為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命以上準例合書故杜為此注或可杜為抑揚之辭以為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事之君臣宗其聖德之甚劉不尋杜旨以為例不合書而想杜過非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楮師比出奔宋

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

武子衛大夫肸也

曰蒯聵得

罪于君父君毋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

不棄兄弟寘諸河上

河上戚也

天誘其衷獲嗣

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

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

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方

天之休

言天方授爾以休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仁覆閔下故稱旻天

弔至也憇且也俾使也屏蔽也

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無自律

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

子贛曰君其不

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

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

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君兩

失之

疏

公誄至自律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鄭眾曰誄調釋

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

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即引此傳是爲賜命之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誅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謚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謚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謂謚孔子爲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

六月衛侯

飲孔悝酒於平陽

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

重酬之大夫

皆有納焉

納財賄也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遣夜

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

載其母俱去

及西

門

平陽門

使貳車反柝於西圃

貳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

拓藏主
石函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

升爲大夫

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

子伯殺載柩者

許公

爲反柩

孔懼怪載柩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

遇之曰與不仁人

爭明無不勝

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

必使先射射

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

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

以其車從

從公爲

得柩於橐中孔懼出奔宋

禮

注使副至石函

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

禘禘無主耳今孔懼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鄭云禘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懼之反柩所出公之主耳橐孔

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姑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

鮮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於鄭

在昭二十年

鄭人甚善之又

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

如初晉人使諫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請行也鄭之期

子木即建也

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

省之得晉諫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

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

乃害乎

葉公子高
沈諸梁也

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

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

使為藩
孫之衛

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

周親也

率義之謂勇

率行也

吾聞

勝也好復言

言之所許必欲復
行之不顧道理

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

私謀
復讎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期必也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

白楚邑
也沈陰

褒信縣西
南有白亭

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言楚國新
復政令猶

未得
節制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

在此讎不遠矣

比子西於鄭人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

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

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以鳥爲喻

楚國第

用士之次第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石乞勝之徒

曰王與二卿士

二卿士子
西子期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

得也

五百人
不可得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

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

說告之故辭

告欲作亂宜
僚辭距之

承之以劍不動

拔劍
指其

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

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汝陰慎
縣也請

以戰備獻

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
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

許之遂作亂

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

愆於葉公

子期曰昔者吾以力

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效其多力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

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

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

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

蔡遷州來楚并其地

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

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險猶福也所求無饜

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

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

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

王孫若安靖楚國斥正王室而後庇焉啓

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

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圍公陽穴宮

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

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

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歲年穀也

日日

以幾

翼君來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艾安也

民知

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

旌表也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胄而進

言葉公得民心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

欲與白公并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二子子西子期

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

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

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

微匿也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長者謂白公也

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

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顛

黃氏

燕勝弟顛黃氏地

沈諸梁兼二事

二事令尹司馬

國寧

寧安

乃使寧爲令尹

子西之子國也

使寬爲司馬

子期而老於葉

傳終言之

疏

勝曰至去之

正義曰白

宜僚辭是不爲利而誥也承之以劍欲刺殺之而宜僚不

動是不爲威而懼也如此之人必不是漏泄人言以求媚

者也言其必不泄已謀故舍而去之注與吳至爲亂

正義曰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杜

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官人情所不許豈當時肯聽之

故以爲戰時所得鎧杖兵器皆備具獻之所得旣多欲因

獻用之以作亂注微匿也正義曰釋詁云匿微也舍

人曰匿藏之微也郭璞曰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

是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

僖子大

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

叔遺

在西南隅弗去懼害

託占卜夢而言

乃逐大叔遺遺

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

其器若之何

國之寶器輒皆將去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

將密謀屏左右

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

材焉可也

乃

若不材器可得也

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

其器豎告大子

大子疾

大子使五人輿緹從己

劫公而強盟之

盟求必立已

且請殺良夫公曰

其盟免三死

盟在十五年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

於藉田之圃新造幄

幕皆以虎獸爲飾

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

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爲今名

良夫乘衷甸兩牡

衷甸一棘卿車

紫衣狐裘

紫衣君服

至袒裘不釋劍而食

食而熟故偏袒

亦不敬

天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罪紫衣

袒裘帶劍

疏

注衷甸一棘卿車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衛

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

言乘秉甸兩牡則良夫不合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車一

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知大事駕四者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是也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爲行之等差也其諸侯大夫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贈以兩馬是唯得駕兩無上乘也下文大子數之三罪衷甸不在其數而傳言之者積其奢僭多也

注紫衣君服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據

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言良夫不合服之玉藻云玄冠紫綬

自魯桓公始也鄭玄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

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

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

紫衣爲良夫之罪明紫是君服良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

也大夫狐裘非僭言之者爲祖裘張本

正義曰禮裘上有衣謂之楊王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注食而至不敬

楊之如此之類皆是裘上之楊衣也楊衣之上乃有朝祭正
服裘上有兩衣也如此兩衣襲則二衣皆重之楊則袒正
服露楊衣王藻云裘之楊也見美也君在則楊盡飾也服
之襲也充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唯有露楊衣耳無露
裘之時今良夫爲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
敬也劍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良夫與
君食而不釋劍亦不敬也 注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正
義曰三者皆偏僭於君故以此爲三罪兼甸僭卿耳比此
爲輕知衷 甸非也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

水而陳越子爲左右甸卒

甸卒鈎伍相着
別爲左右屯

使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
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

左右句卒爲楚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皆卒分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

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

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

父之爲也

恐晉君請志父教使不來

衛侯辭以難大子又

使掾之

掾訴父欲速得其處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

陳瓘救衛

國觀國書之子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

使服而見之

釋囚服服其本服

曰國子實執齊柄而

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

欲必敵晉

子又何

辱

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

戰乃還

畏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

楚

聚積聚也

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

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

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

子高曰率賊民慢之懼

不用命焉

右領左史皆是賤官

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

武王以爲軍率

楚武王

是以克州蓼服隨唐

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

實縣申息

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

朝陳蔡封畛於汝

開封

畛北至汝水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

諂

諂疑也

令尹有憾於陳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

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舍右領與左史

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

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

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

使

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

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終鄭裨竈言五及鳩火陳卒亡

王

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

第

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也

志望也

葉公曰王

子而相國過將何爲

過相將爲王也

他日改卜子國

而使爲令尹

子國寧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

昆吾之觀

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

被髮北面而譟

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

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己

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

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
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
公親蒞之胥彌赦

占之赦術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

言術侯無道卜人不
敢以寘對懼難而逃術侯貞卜正下夢其繇曰如

魚覘尾覘赤也魚
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
不能自安

商水邊言術
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

後踰此皆
繇辭疏術侯至而謀
宮於是術侯在南宮夢裏身在此宮見

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北宮在昆吾觀北故此人
北面向君而叫譟也 其繇至後踰 正義曰杜以魚勞

則尾赤方羊不能自安裔焉謂魚至水邊以喻術侯將如
此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衆以為魚勞則尾赤方羊遊

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頰尾
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爲
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
焯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
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
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平而其王詩云君子
陽陽左執筮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
自相爲韻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
此云闔門寒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下
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
準劉以爲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
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

冬十月

晉復伐衛

春伐未得志故

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

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不欲乘人之衰

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

還十一月衛侯目郵入般師出辟蒯初公

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削壞其邑聚

公使匠父父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

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

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上言乃自後踰戎州人

攻之天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戎州人殺

之公入于戎州己氏

己氏戎人姓

初公自城上見

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

呂姜莊公夫人

莊公

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

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

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

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起讓公子

執般師以歸舍

諸潞

潞齊邑

公會齊侯盟于蒙

齊侯簡公弟平公故也蒙在東莞

陰縣西故蒙陰城也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

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鄭

行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鄭行在七年發陽之役

衛石魘發陽鄭也在十二年石魘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

彘武伯名也鄭行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疏注彘武王

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疏可執也

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鄭行則大國

執發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彘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為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鄭行之役吳公子姑曹橫規杜過非也宋皇瑋之子麋

右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

鄆般愠而行告相司馬之臣子儀克

克在下邑不與

臆之亂故在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相氏

公問諸子仲

子仲皇野

初子仲將以把姒之子

非我爲子

爲適子把姒子仲妻

麋曰必立伯也

伯非我兄

是

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

識麋也

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麋則不可知

公執之

執麋

皇瑋奔晉

召之

召冷遠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瑋公聞其情復皇氏

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瑋從子

疏

注言宋至從子

正義曰世族譜瑋皇父克右八世孫緩克石十世孫則為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

巴人伐楚

圍鄆

鄆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

如志

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

故命之

命以為右司馬

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

焉

寧子國也

使帥師而行請承

承佐

王曰寢尹工

尹勤先君者也

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國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鄆

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

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

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

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疏夏書至元龜正義曰夏書大禹謨正

之篇也唯彼能作先耳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安國云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杜雖不見古文其辭亦與孔合周禮謂斷辨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也釋言

文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

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臆與大叔遺

皆蒯聩

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誤吳使不為備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冥越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

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

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襄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疏

注言敬至大克正

義曰自十六年以來經文已終傳無所解當時之事亦不
書記所記者為終竟前事叔青如周計不應錄為終其弘

之言故錄之耳長弘言在昭二十三年此叔青如京師自爲
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
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
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
左傳蓋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
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
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
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
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大史公書云元王仁生
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
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真定王
立真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
又遠事多紕繆故杜遠史記亦何怪焉劉炫以
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以否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

鄭故謀伐晉

十五年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叔

向言晉
公室卑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

弗聽

吳子
弗聽

出居于艾

艾吳邑豫
章有艾縣

遂適楚聞越

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

說于越吳人殺之

言其不
量力

十一月越圍吳趙

孟降於喪食

趙孟襄子無恤時
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

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
襄子

家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黃池
在十

三年先主簡
子質盟信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
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也

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嘗試也

乃徃先造

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

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

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

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展陳也

黃池之役

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
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
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
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

一簞珠

簞小筍

使問趙孟

問遺也

曰句踐將生

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

吾將有問也

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

史黯何以

得爲君子

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威問此也

對曰黯也進

不見惡

時行則行

退無謗言

時止則止

王曰宜哉

疏

簞小筍

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簞筍盛飯食者圓曰簞

方曰筍宣二年趙盾見餓人爲之簞食注云筍筍也不言

小此言小筍者以盛珠之器不宜與盛飯器同故云小耳

對曰至謗言 正義曰爲時所用進在朝廷言行無怨不

見怨惡言人無惡之者時所不用退歸私室則無誹謗之

言故得君子之名也杜解進退之自由時可行則行故有

進時可止則止故有退時易良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史黷行如此也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

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

稽首

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顧齊地

因歌之曰魯人之臯

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阜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阜緩數年不知答齊猶昔

故使我高蹈

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二國齊邾也言魯據

來爲此會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先期齊至也

閻立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

息閻

丘明

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

無乃勤爲僕人之末次

次舍也

請除館於舟

道

舟道

辭曰敢勤僕人

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疏

注阜緩至

此會

正義曰士喪禮始死復竟之辭云阜某復鄭玄云

阜長聲也阜者緩聲而長引之是阜爲緩也高蹈高舉足

而蹈地故言猶遠行也此盟于顧顧是齊地行不出竟而
言遠者止爲魯不稽首而爲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

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

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疏**大子革奔越正義曰革爲邾君十餘年矣仍稱爲大子

者承其父歸之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

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

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疏**越滅至墨子胥之言以歸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

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告吳王曰
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
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辭曰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
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
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
有知也吾其何面目以見負也遂自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自卒

景曹宋元公夫人小
邾女季栢子外祖母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肥康子名
競遽也

是以不得

助執紼使求從與人

求冉有名
與衆也

曰以肥之得

備彌甥也

彌遠也康子父之
舅氏故稱彌甥

有不腆先人之產

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薦進也

其可以稱旌

繁乎

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
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疏

注景曹至祖母
襄曰宋景曹者宋景

公之母姓曹氏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此曹是平子之妻母故爲桓子外祖母也今康子是相子之子父之外祖母卒故使冉有弔且送葬婦人多以姓繫夫此以景公見在遺弔景公故繫其子小邾曹地故稱景曹
正義曰彌者增益之義故爲遺也釋親云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季相子爲景公之甥景公爲康子父之舅氏也相子於景公爲親甥故康子致辭於景公自以爲彌遠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

荀瑶荀孫之孫知伯襄子

高無

不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

齊人知命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言知伯曰君告于天

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

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

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

辰戰于犁丘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

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

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在僖二十六年

宣

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在成二年

寡君欲徼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臧石帥師

會之取廩丘

石臧賓如之子

軍吏令繕將進

晉軍吏也繕治戰備

萊章曰君卑政暴

萊章齊大夫

往歲克敵

禽顏

今

又勝都

取廩丘

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衛言

也

衛過也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

生曰

錄大史謝之

晉大史

曰以寡君之在行

在軍

牢

禮不度

不如禮度

敢展謝之

終臧氏有後於魯

疏

注禮過也正義曰服

虔云禮偽不信也杜云禮過終言也俱是不實之義各自以意訓耳

邾子又無道越人

執之以歸

終于轅之言

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何大

子革弟

公子荆之母嬖

荆哀公庶子

將以爲夫人使

宗人覺夏獻其禮

宗人禮官也

對曰無之公怒曰

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

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武公教也

孝惠娶於

商

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

自栢以下娶於齊

栢公始娶文姜

此禮

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惡公閏

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

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

將妻公

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

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

越計已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衛侯

也軒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韞公怒辭曰臣

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設之設嘔吐也

是以不敢不敢解韞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

公不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

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

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

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

初衛人翦夏丁氏

在十一年

以其幣賜彭封彌子

彭封彌子彌子瑕

彌子飲公

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

疾之從孫甥也

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

少畜於公

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

公使優狡盟拳彌

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辱也

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

饗登席者公孫彌牟

喪邑者

公文

要

失車者

司寇亥

奔政者

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

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斤工匠所執

使拳彌

入于公宮

信近之故得入

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

公郵子士請禦之

郵子士衛大夫

彌援其手白子則

勇矣將君君何

言不可故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

不逞欲

先君刺曠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君嘗在外矣

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

也乃出將適蒲

蒲近晉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

適郵

郵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泠

泠近魯邑

彌曰

足與請適城鉏

城鉏

近宋邑

以鉤越越有君

乃自近越轉相鉤牽

乃適城鉏彌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連行己為先殺而因載寶歸衛也

公為文離之卒

支離陳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

揮衛祝史

衛人病之懿子知

之

知揮為內間

見子之

子之公孫彌在文子也

請逐揮文子曰

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安

安不法

夫見君

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見君者入勢必道助之

若逐之必出

於南門而適君所

雖知其為君聞不
察察私共評之

夫越新得

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更遣諸其室

難面逐之
先逐其家

揮出信弗內

再宿
為信

五日乃館諸外里

外里公
所在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請師伐
衛宋入

疏

衛使出
齊宋

正義曰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適無齊宋之事其
說未聞今杜云城鉏近宋邑蓋衛侯出近宋竟似欲齊宋

衛人以奔宋告也

注期夏至同列

正義曰期是夏戊
之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為大叔疾姊妹之孫也姊妹之

子為甥姊妹之孫與己之孫尊卑同列男子謂
兄弟之孫為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為從孫甥

六月公

至目越

前年行
今還

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

魯
南

也鄭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

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

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其貌季孫曰請飲

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

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

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

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

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

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司城

子路衛侯

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愾而虐少待

之必毒於民

愾愾也

乃睦於子矣

睦睦也

師侵外

州大獲

越納輒之師

出禦之大敗

衛師敗

掘褚師定

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

文

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

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

曰子將

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

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

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

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

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賸庶弟

公子期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

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

不得加戮故勅官女令苦固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攻而

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

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

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

遂復及夫

人之子 遂卒于越

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

疏

注悼公至默也 正

義曰衛世家謂輒為出公季父黜殺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 以城鉏與越人 正義曰衛侯先居城鉏以兵侵

衛衛人申開守陴衛侯不敢入乃還城鉏衛人得以城鉏與越者衛人賂遺於越雖公所在亦以與之

宋

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

宮

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第畜養也

未有立焉於是皇緩

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

非我從昆弟 靈不緩為左師

不緩子靈圍籥之後

樂棧為司城

後樂涓之子

樂朱鉏爲大司寇

朱鉏樂輓之子

六卿三族降

聽政

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

因大尹以達

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

達於君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

不告君也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

盈其罪

盈滿也

重而無基能無敝乎

言勢重而無德以爲

基必敗也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空澤宋邑

辛巳卒于連

中

連中館名

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

甲士千人

奉公自

空桐入如沃宮

奉公口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

使召

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畫計

六子

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

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

城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

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

言大尹所執

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

門之外

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

已為烏而集於其

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

立

桐門北門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

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

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

唐孟

地名

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

祝襄

名

皇非我曰子潞

子潞樂茂

門尹得

樂得

左師謀

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狗於國曰

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

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

利公室

戴氏即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

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公

公謂啓

樂得曰

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

人施於大尹

施罪於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

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疏

注周元至養也正義曰宋世家云景公卒公子得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孫也昭公父元

公孫糾糾父子禘泰禘泰即元公小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太子而自立其說昭公得立之所由與此不合亦以得爲昭公也注北首死象正義曰禮運云死者北首生者南鄉故以北首爲死象

衛出

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

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

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

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

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

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書無強惟得

也。人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主四方而國於何

有疏

詩曰：至順之。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也。疏彊也。無彊乎，惟得賢人也。若得賢人，四方諸國

皆順從之矣。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

田封于駘上。

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

二月，盟于平陽。

西平

陽三子皆從。

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魯

康子病之。

耻從

魯

言及子贛。

思子贛

曰：若在此，吾不及此。

夫

不及與越盟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

言季孫不能用于
贛臨難而思之

夏四月己亥

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
公之多妾

疏

注西平
陽正

義曰宣八年城平陽此云盟于平陽土地名云宣八年平陽東平陽也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西平陽也高平南

有平陽縣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

請救于齊

弘駟
歆子

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

三日朝

屬會死事者之子
使朝三日以禮之

設乘車兩馬駁五邑

焉

乘車兩馬大夫
服又加之五邑

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

役而父死焉

隰役在二
十三年

以國之多難未女也

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

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其

整也留舒齊地遠去也

及澠雨不涉

澠水自陳留酸棗縣濟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

師不行恐無及也

子思國參

成子衣製杖戈

製

也衣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

之乃還

畏其得衆心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

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

鄭之罪也

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

故寡

君使瑤察陳衷焉

衷善也

謂大夫其恤陳乎

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

言陳滅於已無後

成子怒曰

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

子告成子

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

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

成子曰寡君命怙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

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

成子疑其有焉

晉之心也

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自恨已無知

君子之

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

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悔其言不可復

疏

無及寡君子至入焉

正義曰無陵侮寡少而橫及之也正義曰君子之為謀也思其

始思其中思其終三者盡無猜嫌皆可舉而行之然後設言以入前人焉

公患三桓之侈

也欲以諸侯去之

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三桓亦患公

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間隙也

公游于陵阪遇

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

死乎

問已可得
以壽死不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

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

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有陘氏即
有山氏

因孫于邾乃

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以公從其家出故
也終于贛之言君

不沒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

悼公哀公之
子寧也哀公

出孫魯人
立悼公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

之則可行也

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保守

也南里
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扶之門鄭人俘

鄒魁壘

鄒魁壘
晉士

賂之以知政

欲使反
為鄭

閉其口而

死將門

攻鄭
門

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

此

主謂知伯也言主
在此何不自入

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

子

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
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

對曰以能

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

是甚知伯

甚毒
也

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

魏反而喪之

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
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

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
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疏

注悼公至悼公 正義曰
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

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馬遷妄耳 注簡

子至爲子 正義曰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簡子編

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召子母恤母恤至

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

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

與語母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恤爲太子 注史

記至七年 正義曰晉世家云定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

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定

公卒子出公篡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

公之十年也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

是爲哀公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

是殺知伯當魯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

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說

此事云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

以灌之城不沒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

右知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
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栢子肘韓康子
韓康子躡魏栢子之足其夜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
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
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七年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六

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汝郡汝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徃徃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削

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
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
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
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
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
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
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
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襄

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
推按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
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
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
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
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
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
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

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
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
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
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
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
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
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

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

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

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

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

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

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

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

洞當爲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

獻玉磬紀公之廟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
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
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
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
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
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
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
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

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大甲
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
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
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
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
此爲大與尚書叙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
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
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

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正義曰王隱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

軍伐吳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西奔王濬降杜預先爲
荊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吳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吳
吳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東晉傳云大康元年漢郡民盜發
魏安釐王塚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
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
卷晉書有甚目錄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
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卜二卷瑣語十一
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
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漢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勗
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
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世間偏多史記魏世家云哀王
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哀王是安
釐王之祖故安釐王之塚藏哀王時之書哀王二十一年
是藏王之十七年并下秦韓趙楚燕齊之年皆史記六國

身表文也竹書說伊尹傳之事與書序大乖杜不見古
唯以書序考正疑伏生昏忘虛傳此事又疑竹簡雜記六
足取審今據古文尚書說伊尹之事與左氏符同明是竹
書不可盡信杜以紀年記事大似春秋之經知古之史官
記事如此為其有益於左氏令人知
左氏不妄故略記之以附集解之末

經傳正義都計壹佰肆萬壹仟伍佰

參拾字

經傳參拾陸萬字

正義陸拾捌萬壹仟伍佰參拾字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臣趙若書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善

都勘官朝請奉國子司業桂國賜紫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登仕郎守高郵軍高郵縣令臣劉藹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潘憲

詳勘官朝請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陳雅

詳勘官朝奉郎守大理正臣王炳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臣王煥再校

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邵蒞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校

淳化元年庚寅十月 日

推忠佐理功臣龔業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宋

原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沔等進

推忠佐理功臣龔業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

西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辛仲甫

知復推忠做謀佐理竟接奉命傳報京尚書圖甲書請正章事監格國
忠君圖聖平郡明照會三三原本會封官百口 欽正